

萧红全集

第二卷

萧红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丛书名：现代名家名作全集

作者：萧红

出版社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ISBN：7-5387-1419-7/1247

出版日期：2000年1月

定价：1680.00元（全套）



目 录

第 一 卷

生死场	(1)
呼兰河传	(94)

马 伯 乐

第一部	(272)
第二部	(419)

第 二 卷

跋 涉

春 曲	(533)
王阿嫂的死	(534)
广告副手	(544)
小黑狗	(555)
看风筝	(559)



夜 风	(565)
-----------	-------

商 市 街

欧罗巴旅馆	(575)
雪 天	(579)
他去追求职业	(582)
家庭教师	(584)
来 客	(589)
提篮者	(591)
饿	(594)
搬 家	(599)
最末的一块木料	(603)
黑“列巴”和白盐	(605)
度 日	(607)
飞 雪	(609)
他的上唇挂霜了	(612)
当 铺	(615)
借	(617)
买皮帽	(620)
广告员的梦想	(622)
新 识	(628)
“牵牛房”	(631)
十元钞票	(633)
同命运的小鱼	(636)
几个欢快的日子	(640)
女教师	(644)
春意挂上了树梢	(647)



小偷、车夫和老头	(650)
公 园	(652)
夏 夜	(655)
家庭教师是强盗	(659)
册 子	(661)
剧 团	(665)
白面孔	(668)
又是冬天	(670)
门前的黑影	(673)
决 意	(676)
一个南方的姑娘	(677)
生 人	(680)
又是春天	(681)
患 病	(683)
十三天	(686)
拍卖家具	(688)
最后的一个星期	(690)

桥

小 六	(693)
烦扰的一日	(697)
桥	(702)
夏 夜	(715)
过 夜	(718)
破落之街	(723)
访 问	(726)
离 去	(732)
索菲亚的愁苦	(735)



蹲在洋车上	(742)
初 冬	(748)
三个无聊人	(751)
手	(755)

牛 车 上

牛车上	(772)
家族以外的人	(783)
红的果园	(819)
孤独的生活	(822)
王四的故事	(825)

旷野的呼喊

黄 河	(830)
朦胧的期待	(842)
旷野的呼喊	(851)
逃 难	(878)
山 下	(886)
莲花池	(913)
孩子的讲演	(941)

萧 红 散 文

鲁迅先生记（一）	(948)
鲁迅先生记（二）	(950)
回忆鲁迅先生	(955)
一条铁路底完成	(991)
牙粉医病法	(997)
滑 竿	(1001)



林小二	(1005)
放火者	(1009)
长安寺	(1014)

萧红自集诗稿

可纪念的枫叶	(1017)
偶然想起	(1018)
静	(1019)
栽 花	(1020)
公 园	(1021)
春 曲 (一)	(1022)
春 曲 (二)	(1022)
春 曲 (三)	(1023)
春 曲 (四)	(1023)
春 曲 (五)	(1024)
春 曲 (六)	(1024)
苦 杯	(1025)
沙 粒	(1029)
拜 墓	(1045)
一粒土泥	(1047)

第 三 卷

集 外 集

诗 歌	
幻 觉	(1051)



八月天	(1055)
小 说	
腿上的绷带	(1057)
太太与西瓜	(1064)
两个青蛙	(1066)
哑老人	(1070)
叶 子	(1077)
清晨的马路上	(1081)
渺茫中	(1086)
患难中	(1088)
出 嫁	(1091)
麦 场	(1094)
马房之夜	(1096)
亚 丽	(1104)
汾河的圆月	(1108)
花 狗	(1112)
后花园	(1115)
北中国	(1137)
小城三月	(1161)
红玻璃的故事	(1185)
散 文	
弃 儿	(1198)
中秋节	(1215)
镀金的学说	(1218)
祖父死了的时候	(1225)
海外的悲悼 (略)	(1229)
女子装饰的心理	(1230)
永久的憧憬和追求	(1233)
感情的碎片	(1235)
失眠之夜	(1237)



两个朋友	(1241)
来 信	(1248)
天空的点缀	(1250)
火线外 (二章)	(1253)
一九二九底愚昧	(1258)
《大地的女儿》与《动乱时代》	(1265)
无 题	(1271)
记鹿地夫妇	(1275)
寄东北流亡者	(1285)
我之读世界语	(1288)
致×先生	(1290)
茶食店	(1293)
《大地的女儿 ——史沫特烈作》	(1296)
骨架与灵魂	(1297)
“九一八”致弟弟书	(1298)
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	(1303)
记我们的导师——鲁迅先生生活的片断	(1306)
鲁迅先生生活散记	(1312)
鲁迅先生生活忆略	(1316)
书 信	
致萧军	(1329)
异 国	(1333)
致黄源	(1379)
致白朗	(1380)
致黄岗	(1381)
萧红发言、谈话录	
戏 剧	
民族魂鲁迅	(1413)
突 击	(1432)



跋 涉

春 曲

这边树叶绿了，
那边清溪唱着：
——姑娘啊！
春天到了。



王阿嫂的死

—

草叶和菜叶都蒙盖上灰白色的霜，山上黄了叶子的树，在等候太阳。太阳出来了，又走进朝霞去。野甸上的花花草草，在飘送着秋天零落凄迷的香气。

雾气像云烟一样蒙蔽了野花、小河、草屋，蒙蔽了一切声息，蒙蔽了远近的山岗。

王阿嫂拉着小环，每天在太阳将出来的时候，到前村广场上给地主们流着汗；小环虽是七岁，她也学着给地主们流着小孩子的汗。现在春天过了，夏天过了……王阿嫂什么活计都做过，拔苗，插秧。秋天一来到，王阿嫂和别的村妇们都坐在茅檐下用麻绳把茄子穿成长串长串的，一直穿着。不管蚊虫把脸和手搔得怎样红肿，也不管孩子们在屋里喊妈妈吵断了喉咙。她只是穿着，穿啊，两只手像纺纱车一样，在旋转着穿……

第二天早晨，茄子就和紫色成串的铃当一样，挂满了王阿嫂家的前檐；就连用柳条编成的短墙上也挂满着紫色的铃当。别的村妇也和王阿嫂一样，檐前尽是茄子。

可是过不了几天，茄子晒成干菜了。家家都从房檐把茄子解下来，送到地主的收藏室去。王阿嫂到冬天只吃着地主用以喂猪的烂土豆，连一片干菜也不曾进过王阿嫂的嘴。



太阳在东边照射着劳工的眼睛。满山的雾气退出，男人和女人，在田庄上忙碌着。羊群和牛群在野甸子间，在山坡间，践踏并且寻食着秋天半憔悴的野花野草。

田庄上只是没有王阿嫂的影子，这却不知为了什么？竹三爷每天到广场上替张地主支配工人。现在竹三爷派一个正在拾土豆的小姑娘去找王阿嫂。

工人的头目，楞三抢着说：

“不如我去的好，我是男人走得快。”

得到竹三爷的允许，不到两分钟的工夫，楞三就跑到王阿嫂的窗子了：

“王阿嫂，为什么不去做工呢？”

里面接着就是回答声：

“叔叔来得正好，求你到前村把五妹子叫来，我头痛，今天不去做工。”

小环坐在王阿嫂的身边，她哭着，响着鼻子说：“不是呀！我妈妈扯谎，她的肚子太大了！不能做工，昨夜又是整夜的哭，不知是肚子痛还是想我的爸爸？”

王阿嫂的伤心处被小环击打着，猛烈地击打着，眼泪都从眼眶转到嗓子方面去。她只是用手拍打着小环，她急性的，意思是不叫小环再说下去。

李愣三是王阿嫂男人的表弟。听了小环的话，像动了亲属情感似的，跑到前村去了。

小环爬上窗台，用她不会梳头的小手，在给自己梳着毛蓬蓬的小辫。邻家的小猫跳上窗台，蹲踞在小环的腿上，猫像取暖似的迟缓地把眼睛睁开，又合拢来。

远处的山反映着种种样的朝霞的彩色。山坡上的羊群、牛群，就像小黑点似的，在云霞里爬走。

小环不管这些，只是在梳自己毛蓬蓬的小辫。



二

在村里，五妹子、楞三、竹三爷，这都是公共的名称。是凡佣工阶级都是这样简单而不变化的名字。这就是工人阶级一个天然的标识。

五妹子坐在王阿嫂的身边，炕里蹲着小环，三个人在寂寞着。后山上不知是什么虫子，一到中午，就吵叫出一种不可忍耐的幽默和凄怨情绪来。

小环虽是七岁，但是就和一个少女般的会忧愁，会思量。她听着秋虫吵叫的声音，只是用她的小嘴在学着大人叹气。这个孩子也许因为母亲死得太早的缘故？

小环的父亲是一个雇工，在她还没生下来的时候，她的父亲就死了。在她五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又死了。她的母亲是被张地主的大儿子张胡琦强奸后气愤而死的。

五岁的小环，开始做个小流浪者了。从她贫苦的姑家，又转到更贫苦的姨家。结果因为贫苦，不能养育她，最后她在张地主家过了一年煎熬的生活。竹三爷看不惯小环被虐待的苦处。当一天王阿嫂到张家去取米，小环正被张家的孩子们将鼻子打破，满脸是血时，王阿嫂把米袋子丢落在院心，走近小环，给她擦着眼泪和血。小环哭着，王阿嫂也哭了。

由竹三爷作主，小环从那天起，就叫王阿嫂做妈妈了。那天小环是扯着王阿嫂的衣襟来到王阿嫂的家里。

后山的虫子，不间断的，不曾间断地在叫。王阿嫂拧着鼻涕，两腮抽动，若不是肚子突出，她简直瘦得像一条龙。她的手也正和爪子一样，因为拔苗割草而骨节突出。她的悲哀像沉淀了的淀粉似的，浓重并且不可分解。她在



说着她自己的话：

“五妹子，你想我还能再活下去吗？昨天在田庄上张地主是踢了我一脚。那个野兽，踢得我简直发晕了。你猜他为什么踢我呢？早晨太阳一出就做工，好身子倒没妨碍，我只是再也带不动我的肚子了！又是个正午时候，我坐在地梢的一端喘两口气，他就来踢了我一脚。”

拧一拧鼻涕又说下去：

“眼看着他爸爸死了三个月了，那是刚过了五月节的时候，那时仅四个月，现在这个孩子快生下来了。咳！什么孩子，就是冤家，他爸爸的性命是丧在张地主的手里，我也非死在他们的手里不可，我想谁也逃不出地主们的手去！”

五妹子扶她一下，把身子翻动一下：

“哟，可难为你了！肚子这样你可怎么在田庄上爬走啊？”

王阿嫂的肩头抽动得加速起来。五妹子的心跳着，她在悔恨地跳着，她开始在悔恨：

“自己太不会说话，在人家最悲哀的时节，怎能用得着十分体贴的话语来激动人家悲哀的感情呢？”

五妹子又转过话头来：

“人一辈子就是这样，都是你忙我忙，结果谁也不是一个死吗？早死晚死不是一样吗？”

说着她用手巾给王阿嫂擦着眼泪，揩着她一生流不尽的眼泪：

“嫂子你别太想不开呀！身子这种样，一劲忧愁，并且你看着小环也该宽心。那个孩子太知好歹了。你忧愁，你哭，孩子也跟着忧愁，跟着哭。倒是让我做点饭给你吃，看外边的日影快晌午了。”



五妹子心里这样相信着：

“她的肚子被踢得胎儿活动了！危险……死……”

她打开米桶，米桶是空着。

五妹子打算到张地主家去取米，从桶盖上拿下一个小盆。王阿嫂叹息着说：

“不要去呀！我不愿看他家那种脸色，叫小环到后山竹三爷家去借点吧！”

小环捧着瓦盆爬上坡，小辫在脖子上摔搭摔搭地走向山后去了。山上的虫子在憔悴的野花间，叫着憔悴的声音啊！

三

王大哥在三个月前给张地主赶着起粪的车，因为马腿给石头折断，张地主扣留他一年的工钱。王大哥气愤之极，整天醉酒，夜里不回家，睡在人家的草堆上。后来他简直是疯了。看着小孩子也打，狗也打，并且在田庄上乱跑，乱骂。张地主趁他睡在草堆的时候，遣人偷着把草堆点着了。王大哥在火焰里翻滚，在张地主的火焰里翻滚；他的舌头伸在嘴唇以外，他嚎叫出不是人的声音来。

有谁来救他呢？穷人连妻子都不是自己的。王阿嫂只是在前村田庄上拾土豆，她的男人却在后村给人家烧死了。

当王阿嫂奔到火堆旁边，王大哥的骨头已经烧断了！四肢脱落，脑壳竟和半个破葫芦一样，火虽熄灭，但王大哥的气味却在全村飘漾。

四围看热闹的人群们，有的擦着眼睛说：

“死得太可怜！”



也有的说：

“死了倒好，不然我们的孩子要被这个疯子打死呢！”

王阿嫂拾起王大哥的骨头来，裹在衣襟里，紧紧地抱着，发出啾天的哭声来。她的凄惨泌血的声音，飘过草原，穿过树林的老树，直到远处的山间，发出回响来。

每个看热闹的女人，都被这个滴着血的声音诱惑得哭了。每个在哭的妇人都在生着错觉，就像自己的男人被烧死一样。

别的女人把王阿嫂的怀里紧抱着的骨头，强迫地丢开，并且劝说着：

“王阿嫂你不要这样啊！你抱着骨头又有什么用呢？要想后事。”

王阿嫂不听别人的，她看不见别人，她只有自己。把骨头又抢着疯狂地包在衣襟下，她不知道这骨头没有灵魂，也没有肉体，一切她都不能辨明。她在王大哥死尸被烧的气味里打滚，她向不可解脱的悲痛用尽全力地哭啊！

满是眼泪的小环脸转向王阿嫂说：

“妈妈，你不要哭疯了啊！爸爸不是因为疯了才被人烧死的吗？”

王阿嫂，她听不到小环的话，鼓着肚子，涨开肺叶般的哭。她的手撕着衣裳，她的牙齿在咬着嘴唇。她和一匹吼叫的狮子一样。

后来张地主手提着蝇拂，和一只阴毒的老鹰一样，振动着翅膀，眼睛突出，鼻子向里勾曲着，调着他那有尺寸的阶级的步调从前村走来，用他压迫的口腔来劝说王阿嫂：

“天快黑了，还一劲哭什么？一个疯子死就死了吧，他的骨头有什么值钱！你回家做你以后的打算好了。现在



我遣人把他埋到西岗子去。”

说着他向四周的男人们下个口令：

“这种气味……越快越好！”

妇人们的集团在低语：

“总是张老爷子，有多么慈心；什么事情，张老爷子都是帮忙的。”

王大哥是张老爷子烧死的，这事情妇人们不知道，一点不知道。田庄上的麦草打起流水样的波纹，烟筒里吐出来的炊烟，在人家的房顶上旋卷。

蝇拂子摆动着吸人血的姿式，张地主走回前村去。

穷汉们，和王大哥同类的穷汉们，摇煽着阔大的肩膀，王大哥的骨头被运到西岗上了。

四

三天过了，五天过了，田庄上不见王阿嫂的影子，拾土豆和割草的妇人们嘴里念道这样的话：

“她太艰苦了！肚子那么大，真是不能做工了！”

“那天张地主踢了她一脚，五天没到田庄上来。大概是孩子生了，我晚上去看看。”

“王大哥被烧死以后，我看王阿嫂就没心思过日子了。一天东哭一场，西哭一场的，最近更厉害了！那天不是一面拾土豆，一面流着眼泪！”

又一个妇人皱起眉毛来说：

“真的，她流的眼泪比土豆还多。”

另一个又接着说：

“可不是吗？王阿嫂拾得的土豆，是用眼泪换得的。”

热情在激动着，一个抱着孩子拾土豆的妇人说：